

女科要旨

增輯
陳倬園醫書七十種

上海廣益書局
印行

叙言

醫者意也靈素具在非神而明之則拘守成方將為斯世屬顧醫難而醫婦人女子尤難昔人以小兒為啞科竊意女科亦然蓋小兒不能言而婦女則言不能盡惟得之指下洞見乎脈與證之相符底不致於差謬矣吳航 陳修園先生儒也幼讀岐黃語即精其理一切時醫之論能力窮其非引而歸於至正旋由科舉出為邑宰以四診法佐撫字至今無南趙北人猶頌之 先生不欲秘活人方既手刊各種書又遺屬盡刻所著 今嗣遵之次第行於世為世利賴今 孫心典一兄又以醫學成先志檢 先生所選女科要旨將付梓人以年與君家世有往來之誼命作弁言余既心好先生書復嘉其後人之能善承家學存心濟人功誠偉焉不揣固陋因為之序俟官林鴻年拜手

心典少隨任北直獲觀

先大父公餘之暇命 先伯父擬註傷寒論淺註為前集命 先君擬註金匱要略淺註為後集剖晰詳明以示來者更有遺女科要旨一書命 先君韻擬之未及付梓回憶當年典與弟心蘭伏讀之餘不勝霜露之感忽忽幾數十春秋矣是書也吾 祖所殫精瘁慮以期有裨於世者不能梓而行之則吾之責也謹校之以付攻木氏

辛丑荔月長孫心典謹識

女科要旨後跋

明羅探花句三部脈占心腹病一囊藥貯太和春誠以業醫者之青精其術也同邑

修園師祖為名孝廉與城世有通家之好尤精於岐黃之學先岳黃_{諱亦潤}曾隨丈筮仕後凡大江南北以迄鄒魯燕

趙諸名區得分刀圭者無不沉疴立起生平所著各種醫書

靈石夫子克承先志韻擬行世今已玉樓是賦茲秋

師兄心典復囑女科要旨_{城泰附門}牆因贅數語以識簡末亦竊嘆杏林補井之源遠流長矣

晚學生陳芝城應常謹跋

古有疾醫瘍醫裁於周禮然其理無異_恭初治瘍未能信也嗣從遊

靈石夫子之門

修園太夫子著書立說家學相傳

夫子每有指授_恭始渙然冰釋乃悟疾醫瘍醫二而一者也女科要旨為

太夫子之遺

夫子續而成之

師兄心典紹厥淵源為之剖晰詳明焉其間披卻導窾無不間當因請付梓以行於世而後學者當亦不為無補其

壽世壽民之意為維深矣

侯邑金沙晚學生陳學恭敬亭燭山敬跋

且夫醫者理也醫者意也理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非醫之精者不足以挾其大要而探其微旨也_會憶當年受

業於

靈石夫子之門誦讀

太夫子之遺書吾

師之韻註淵源有自與妙無窮其濟世活人之功匪淺鮮矣何期中道分離泰山冥仰

師兄心典留心研究精探源流復檢女科要旨一書梓行於世庶不沒承先繼志之功云爾

侯邑榕岸晚學生葉亨會松友敬跋

修園太夫子通儒而明於醫者齡生恨晚徒深私淑厥後從遊

周夫子諱易圖見

老夫子贈一聯云范文正之存心如是張長沙之遺軌在茲是

夫子得真傳於

老夫子恍於此聯中悟之矣師若弟一脈相傳讀傷寒金匱淺註一書知

老夫子著作宏富遺書尚多未梓今

心典大兄承先志之遺將女科要旨刊行蓋要者萬殊總歸於一本而言者涉海不致於問津則後之業女科者得

此書為慈航寶筏而婦人女子亦可免天枉之傷耳

閩邑門生孫王長齡道心謹跋

琉球雖僻處遐荒禮樂遜於中華然典章制度以及堪輿醫卜皆以中國為依歸此足徵同文之化也憶昔

國主證患腦風醫者博採羣書凡奇方秘術皆罔效焉茲特命隨貢京師詣太醫院仰求指示聆其議論抑以向所

曾進於

國主者速謝

恩後適閩閱誦

修園太夫子傷寒論等書理精言切足紹盧扁之傳故復受業於

靈石夫子之門得其私旨如飲上池遂擬一方專差寄呈

國主厥疾乃瘳今之蒙殊

恩而得

異寵者皆出

夫子之賜也乃猶慮儀之才淺學疏復遙寄金匱淺註一部則

夫子之造就於儀者意何厚歟茲

師兄心典紹厥淵源復刪女科要旨意簡言賅誠為壽世之良書也爰綴數語望

師兄以識之簡末云爾

中山國使晚學生呂鳳儀梧崗敬跋

女科要旨目錄

卷一

調經

種子

卷二

胎前

卷三

產後

卷四

雜病

外科

女科要旨卷一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著

調經

男（庚子古愚參）元犀靈石蘭詞孫男（心曲）心曲（微）全校字

門人問曰婦人以血為主醫者輒云血海可以實指其所在乎 陳修園曰人身之血海胞也居膀胱之外而為膀胱之室經云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是男女皆有此血海但男則運而行之女則停而止之運行者無積而不滿故陽氣應日而一舉停止者有積而始滿故陰血應月而一下此男女天癸之總根也而婦人一科專以月事為主經云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能有子蓋時者滿三旬之期而一下以象月盈則虧下之不失其期故名月信門人高子問曰女科中好手甚少不可不大為之振作因執女科書數十種屬余擇而授之余遍閱大有悟曰古人以月經名為月信不止命名確切而月事之有無多少遲速及一切治療之原委無不包括於信字之中夫五行之土猶五常之信也脾為陰土胃為陽土而皆屬信信則以時而下不愆其期雖曰心生血肝藏血衝任督三脈俱為血海為月信之原而其統主則惟脾胃脾胃和則血自生謂血生於水穀之精氣也若精血之來前後多少有無不一謂之不調不調則為失信矣經云土太過則敦阜阜者高也敦者厚也既高而又厚則令除去宜用平胃散加大黃白芍藥枳實桃仁之類經又云土不及則卑監卑者下也監者陷也坑也既下而又陷坑則令培補宜六君子湯加芍藥芎歸及歸脾湯之類此言經水不調以虛實分之也又有以陰陽偏勝分之者許叔微云婦人病多是月經乍多乍少或前或後時發疼痛醫者一例呼為經病不辨陰勝陽勝陰勝所以服藥少效蓋陰氣勝陽則胞寒氣冷血不運行經所謂天寒地凍水凝成冰故令乍少而在月後或絕不若陽氣勝陰則血氣散溢經所謂夏暑地熱經水沸騰故令乍多而在月前或前或後不當別其陰陽調其氣血使不相乖以平為期此叔微統論陰陽之道也而余則以陰陽二字專指脾胃而言蓋脾者太陰之溼土也不得陽明燥氣以調之則寒溼盛而陰獨勝陰道常虛即內經卑監之旨也胃者陽明之燥土也不得太陰之溼氣以調之則燥熱盛而陽獨勝陽道常實即內經敦阜之旨也至於用方以四物湯加香附使神芩草為主陰勝加乾薑桂附吳茱及桃仁紅花之類陽勝加知柏苓連門冬之類平平淺淺中亦不可廢若求其所以然之妙金匱溫經湯一方無論陰陽虛實開鬱崩漏老少善用之無不應手取效此不特今之習女科者聞之吐舌即數百年來註金匱之家或識見不到而不能言或珍

為枕秘而不肯言今修園老矣不得不擇人而傳之但既傳之而又囑之曰靈樞經載黃帝謂雷公曰此先師之所禁割臂插血之盟也凡思議不可及之方若輕以示人則氣洩而用不神必擇大學問之人知其居心長厚者而後授之

門人問曰女人之經一月一行其常也或先或後或通或塞其病也間或有不關於病者願聞其說曰天下事有常而即有變婦人當月事之期其血不下只見吐血衄血或眼耳出血者是謂倒經逆行有三月一行者是謂居經有一年一行者是謂避年有一生不行而受胎者是謂暗經有受胎之後月月行經而產子者是謂胎盛俗名垢胎有受胎數月血忽大下而胎不墜者是漏胎此雖異常而數患之竟不害事也彼皆以妄為常而中土失其主信之道如人無信行全賴狡詐以成家君子不為也大抵婦人患此者性情亦必乖張

門人問曰經候不調既得聞命矣今願聞調經之法曰諸家調經之說是非參半而蕭慎齋以調經莫先於去病錄李氏之論一條以分因詳證治法錄方氏之論一條又參以統論二氏之說深合鄙意今全錄於後

李氏云婦人月水循環纖疴不作而有子若兼潮熱腹痛重則咳嗽汗嘔或瀉有潮熱則血愈消耗有汗咳嗽則氣往上行瀉則津偏於後痛則精結於中是以必先去病而後可以滋血調經就中潮熱疼痛尤為婦人常病蓋血滯積入骨髓便為骨蒸血滯積痰與日生新血相搏則為疼痛血枯不能滋養百骸則蒸熱於內血枯胞絡大盛或挾痰氣食積寒冷則為疼痛凡此諸病皆阻經候不調必先去其病而後可以調經也

方氏曰婦人經病有月候不調者有月候不通者然不通中有兼疼痛者有兼發熱者此分而為四也細詳之不調中有趙前者有退後者趙前者為熱退後為虛不通中有血枯者有血滯者血滯宜破血枯宜補也疼痛中有時常作痛者有經前經後作痛者常時與經前為血積以經後為血虛也發熱中有常時發熱者有經行發熱者常時為血虛有積經行為血虛而有熱也是四者之中又分為八矣人之氣血周流忽有憂思忿怒則鬱結不行經前產後忽遇飲冷形寒則惡露不盡此經候不調不通作痛發熱所由作也大抵氣行血行氣止血止故治血病以行氣為先香附之類是也熱則流通寒則凝塞故治血病以熱藥為佐肉桂之類是也

蕭慎齋曰按婦人有先病而後致經不調者有因經不調而後生諸病者如先因病而後經不調當先治病病去則經自調若因經不行而後生病當先調經經調則病自除李氏一論可謂調經之要然偏而不全余故補其未盡之旨若方氏

分因詳症誠得統論調經大法

門人問曰夫子以月事為月信專主脾胃不據內經之字句而獨得其精華究竟從何即得來乎曰詩以思無邪蔽之禮以毋不敬該之余此論從二陽之病發心脾一節領會出來今錄其原文又採集各家之註願學者熟讀而有得之內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為風消其傳為息奔者死不治馬元臺註云二陽足陽明胃脈也為倉廩之官主納水穀乃不能納受者何也此由心脾所發耳正以女子有不得隱曲之事鬱之於心故心不能生血而血脈逆枯養脾始馬胃有所受脾不能化而繼則漸不能納受故胃病發於心脾也由是水穀衰少無以化精微之氣而血脈逆枯月事不能時下矣余擬用歸脾湯重加鹿茸麥門冬服二十餘劑可愈武叔卿註云此節當從隱曲推解人有隱情曲意難以舒其衷則氣鬱而不暢不暢則心氣不開脾氣不化水穀日少不能變化氣血以入二陽之血海血海無餘所以不月也余擬用歸脾湯加芍藥柴胡傳為風消者風消者風也也風消者風也也發熱消瘦胃主肌肉也余擬用歸脾湯加丹皮梔子地骨皮芍藥傳為息奔者喘息上奔胃氣上逆也余用金匱麥門冬湯人無胃氣則死故云死不治此一節為經血本原之論也門人問曰婦人經閉或因家務煩惱或因胎產乳子受傷其不調也有自室女何以亦有不調之病乎余曰室女患此其於婦人所以多死室女乃渾全之人氣血正旺不應阻塞竟患經閉不行若非血海乾枯則為經脈逆轉血海乾枯者宜用當歸補血湯加麥冬白芍各五錢炙甘草二錢虛極者加附子一錢以助之倘或失治則內熱咳嗽肌肉甲錯髮焦落而成怯症矣經脈逆者宜用金匱麥門冬湯芍藥甘草湯加牛膝茜草之類兼服四烏鯁骨一蘆茹丸以調之倘或失治則為吐血衄血咳嗽骨蒸而成瘵病矣若肝火熾盛左脇刺痛鎖生瘰癧佐以逍遙散加瓜蒌實川貝母生牡蠣青皮之類若肝脈弦上寸口魚際非藥所能治即與增配則愈或與加味逍遙散若體常怯寒食少腹脹佐以六君子湯加乾薑之類歸脾湯八珍湯可以出入互用然余又有深一層治法憶予乾隆辛丑歲朱紫坊黃姓之女年方二十二歲始因經閉服行經之藥不效後泄瀉不止食少骨瘦如柴服四神八味之類瀉益甚而五更至天明數次便後帶血余主用金匱黃土湯以赤石脂易黃土以乾薑易附子每服加生鹿茸五錢意以先止其泄瀉便紅然後再調其經水連服八劑泄瀉如故而經水通矣又服五劑瀉血俱止後服六君子湯加乾薑收功可知鹿茸入衝任督三脈大能補血非無情之草木所可比也又聞喻嘉言寓意草載楊季登之女經閉年餘發熱食少肌削多汗而成勞怯醫見多汗誤謂虛也投參木

其血愈涸余診時見汗出如蒸龍氣水謂曰此症可療處全在有汗蓋經血內閉止有從皮毛間透出一路以汗亦血也設無汗而血不流則皮毛乾槁而死矣宜用極苦之藥以斂其血入內而下通於衝脈則熱退經行而血自止非補藥所能斂也於是以前會九日進三次月餘忽覺經血畧至汗熱稍輕姑減前九只日進一次又一月經血大至淋漓五日而諸病全瘳矣附此二案為一虛一實之對學者當一隅而三反之

門人問曰女科書一病一方且一病而有數方其方倍於男子此書於調經一節止取一十九方毋乃太簡乎曰內經只有十二方傷寒論止有一百一十三方金匱止有二百四十三方可以謂之方唐以後合法者甚少其餘不過彙集藥品不可以名方而女科所傳之方更為淺陋大失神農本草經之旨與伊聖制方之法淺陋之方姑任淺陋之醫輩用之淺陋之病家服之服之不愈亦無怨言或日久而病氣衰亦自愈余姑置弗論也今諸同學皆好學深思士也儒者以濟人為心以我之獨知俯視一切未免驚俗恐濟人不廣禮貴從俗醫道何獨不然今思習用之方而精選之即如四物湯本淺近而無深義也余則加入香附伏神各二錢為佐是取鐵翁道人之交感丸參贊其內交感者以氣之化於無形也又加吳甘草四錢為君是取仲景先生之復脈湯主持其際復脈者以血之運而不息也變淺近為神奇惟熟讀內經本經仲景書者方信余言之不謬又有加減金匱法經血先期而至加芩連知柏後期而至加薑桂艾葉寧者加陳皮枳實虛者加人參白朮大實而閉者加大黃枳實桃仁牛膝更佐以抵當湯桃仁承氣湯大虛而枯者加參朮鹿角膠牛膝外更加以人參養榮湯經行而腹痛拒按者加延胡索木香經已行而腹痛者加人參白朮乾薑經水不通逆行而為吐血衄血者加牛膝澤蘭韭汁童便若腹中素有痞飲食滿悶者除地黃加枳實半夏色紫者風也加荆防白芷黑者熱甚也加芩連丹皮地骨皮淡白者虛也有挾痰停水以混之加參耆陳半色如煙塵水如屋漏水者合二陳湯再加防風秦艽蒼朮如豆汁者如芩連或帶黃渾濁者濕痰也或成塊作片血不變者氣滯也加元胡枳實陳皮色變紫黑者屬熱者多屬寒者亦有之宜察脈審症此外若惡寒發熱頭痛有汗加桂枝薑棗無汗加麻黃細辛之類詳於海藏六合湯不贅其餘歸脾道遙各方雖不可與內經四烏鯁骨一蘆如丸等方並論而視益母勝金丹翼順丸之類則費乎遠矣

古今方十九首

平胃散 治土氣太過經血不調達生篇加芒硝能下死胎

六君子湯 方中參苓白朮陳皮半夏胃藥也經血生於脾胃故加歸芍之類便是調經之方

四物湯 婦科總方時人習用之方中妙在川芎一味

新定加味四物湯 方論見上

十全大補湯 八珍湯 二方氣血雙補其用藥品雖云板實却亦平穩可從

人參養榮湯 五臟兼補視八珍十全等高一格以藥品之輕重得法也 生白芍一錢五分 人參 當歸 陳皮

桂心修製胎前產後云 桂心黃耆 茯苓 白朮 炙甘草各一 遠志五分 五味四分 熟地七分 加生薑三片

紅棗二枚水煎溫服

四烏鯢魚骨一蘆如丸內經 調經種子亦治男人陽痿 烏鯢魚骨細切 蘆如一兩 長男蔚 按以雀卵丸如小豆

大食前以鮑魚汁送下五丸今酌增為二錢後人用白毛黑骨雄雞一隻去毛腸不見水擦乾用當歸二兩川芎一兩

入前藥於雞腹內加酒二椀童便一椀蒸到汁乾將雞取淨肉和藥晒為末或加香附四兩炒紫茯苓人參各一兩為

末煉密為丸如梧桐子大酒送下或米湯送下

抵當湯 通瘀猛劑觀 桃仁承氣湯 通瘀緩劑見傷

蠶砂酒 治月經久閉 按此方較上二方更為平穩 蠶砂四兩 黃砂兩 無灰酒一 石重湯煮熟去砂溫飲一盞即通

歸脾湯 內經二陽之病發心脾一節此方頗合經旨 當歸 茯苓 人參 炙耆 白朮 棗仁 龍眼肉各二

遠志 木香 炙甘草各一 石水煎服

高鼓峯云男婦怯弱不論何症止以此方去木香加芍藥麥冬五味子服至月餘必愈雖有他方吾不知也按方中全

賴木香一味若去之何以成歸脾湯乎若有寒熱往來可加柴胡芍藥若潮熱骨蒸加丹皮地骨皮梔子若起於佛鬱

加貝母黃連若腹痛經閉加桃仁紅花元胡索之類

逍遙散 女子善懷每多憂鬱此方解肝鬱也而諸鬱無不兼治趙養葵謂五鬱皆屬於肝也方從小柴胡湯套出

越鞠丸 解鬱總方易思蘭醫案治寒熱虛實一切雜病皆從此方變化屢用屢驗 香附童便 山梔 撫芎

蒼朮 六神麴 以蒸餅為丸每服三錢陳米湯送下

上海大藥房

溫經湯 治經閉或經行過多或崩漏不止或久不受胎統名帶下

吳萸三兩

當歸 芎藭 芍藥 人參

桂枝 阿膠 丹皮 甘草

各二兩

生薑 半夏

各一升

右十二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溫服

赤主婦人少腹寒久久不受胎及過期不來或口乾腹滿掌心燒卅六病該謂十二種詳於金匱要略中不贅帶下條歸芍膠芎藭各二兩

佐吳萸生薑各三兩開經期而後服

不來者服之

次男元屏按當歸芎藭芍藥阿膠肝藥也丹皮桂枝即心藥也吳萸萸肝藥亦胃藥也半夏胃藥亦衝藥也麥門冬甘

草即胃藥也人參補五臟生薑利諸氣也病在經血以血生於心藏於肝也衝為血海也胃屬陽明厥陰衝脈麗之也

然細譯方意以陽明為主吳萸萸用至二兩驅陽明中土之寒即以麥門冬用至一升滋陽明中土之燥一寒一熱不

使偏隅所以謂之溫也半夏用至半升生薑用至三兩者以薑能去穢而胃氣安夏能去逆而胃氣順也其餘皆相輔

而成其溫之用絕無逐瘀之品故過期不來者能通之月來過多者能止之少腹寒而不受胎者並能治之其神妙

不可言矣

六味丸 壯水之主以制陽光

桂附八味丸 益火之源以消陰翳

二方治婦人經病無子加香附童便浸川貝母當歸各三兩艾葉醋炒二兩多效

當歸補血湯 治血虛發熱症類白虎但脈不洪長以別之

黃耆一兩

當歸三錢

右水煎服 尤在涇金匱翼

有生地五錢甘草二錢余未知其所本

麥門冬湯 治大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

長按男心典稟按可借治婦人返經上逆吐血衄等症蓋以此方專入陽明陽明之脈以下行為順上行為逆衝任之脈

麗於陽明三經主血故以此方為正治之法若去粳米加蜂蜜八錢取百花之菁華以補既亡之胃陰更為周到然陽

明因虛火而逆者固宜此湯陽明因虛寒而逆者舍吳萸萸之溫降將何道以鎮納之乎噫嘻吐血衄血之症違眾說

而專主此湯恐漢唐以下至今日而始聞是語也

麥門冬

去錢不

煮半夏

二錢

大棗二枚 炙甘草一錢

粳米三錢

人參一錢

石諸味清水煎服

脩園與諸生講學於高山之井上草堂座中有謂某醫自誇為女科名手執其常用之方來詢余不覺大發一嘆曰女科本無純粹可觀之書而世上醫輩更不必深求之也然而相傳習用之藥不自知其為害人之品者則有四一曰丹參謂丹參不寒不燥不補不攻一味功兼四物且能去瘀血生新血李士材謂其去瘀之功多於生血為婦人之要藥豈知本草經云丹參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氣腸鳴幽幽如走水寒熱積聚破癥除瘕止煩滿益氣一名卻蟬生山谷通共三十八字其云主心腹邪氣邪氣二字即下文寒熱之氣也邪在心則煩邪在腹則滿腸居腹內邪氣走於腸中故幽幽鳴如走水積聚亦病於腹積而不散推之不移為癥瘕者微也以其有形可徵也或聚或散推之則移為瘕瘕者假也言其假借而成也其云益氣者通章以心腹邪氣為提綱邪氣既除則正氣自然受益非丹參能補益之也詳經文之旨專主驅邪且驅心腹之裏邪與四物湯之功用冰炭相反若以平時調理胎前產後之常藥而輒用之攻伐無過臟氣大傷即孟夫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亡是也此女科習用丹參之害人一也二曰益母謂益母能通血脈調經水去瘀生新為婦人之良藥豈知本草經云芎藭子味辛微溫主明目益精除水氣久服輕身芎主癰瘕瘕可作浴湯一名益母一名益明一名大札生池澤通共四十一字無一字言及婦人經產之症其云微溫者得春本之氣也味辛者得秋金之味也木有制則其性和性和則有輕身之效經所謂風能生物是也其云明目者以肝開竅於目也其云益精者以精生於飲食之精華先散於肝而後藏之於腎也芎主癰瘕瘕者以洗治能去肌表之風也若產後膚表微微發熱是外感微風與此物甚為對症若重症則不足恃矣況症重藥輕則病勢日甚一日終至敗壞而莫挽若輩東請西延別有殺人不見血之技修國惡之此女科習用益母草之害人二也三曰何首烏時醫以熟地黃大補陰血恐其膩膈減食竟以何首烏代之豈知何首烏本草經不載而開寶有之極贊其功但為後人新增之品或逞其臆見或得之傳聞不足尚也余惟於久瘧偶用之取其味香之能截瘧也久痢偶用之取其味苦之能堅腸也若謂其能滋陰補腎如開寶所誇之效吾不信也蓋藥之能滋潤者必其脂腴之足也藥之能補養者必其氣味之和也試問滯澁如首烏何以能滋苦劣如首烏何以能補正與地黃相反何以謂其功用同相而相代乎此女科習用何首烏之害人三也四曰鬱金謂婦人之病多起於鬱鬱金能解諸鬱為婦人之良藥而不知此物神農本草經不載而唐本有之唐本云鬱金味苦寒主血積下氣生肌下血破惡血血淋尿血金瘡原文只此二十三字其云氣味苦寒者謂氣

寒而善降味苦而善泄也其云血積者血不行則為積積不去則為惡血血逆於上從口鼻而出則為衄血吐血血走於下從便溺而出有痛為血淋無痛為尿血金瘡之瘀血不去則血水不斷不能生肌此物所以統主之者以其病原皆由於積血特取其大有破惡血之功也蓋血以氣為主又標之曰下氣者以苦寒大泄其氣即所以大破其血視他藥更進一步解鬱二字不見經傳切不可感此邪說若經水不調因實而閉者不妨以此決之若因虛而閉者是其寇離且病起於鬱者即內經所謂二陽之病發心脾大有深旨若錯認此藥為解鬱而頻用之十不救一至於懷孕最忌攻破此藥更不可以活唇即在產後非熱結停瘀者亦不可輕用若外邪未淨者以此擅攻其內則邪氣乘虛而內陷若氣血兩虛者以此重虛其虛則氣血無根而暴脫此女科習用鬱金之害人四也聖經灼然可據雜書雜說居然魚目混珠甚為不解昔人謂不讀人間非聖書吾深有味乎斯言也嘗及神農作耨耨鉤鉤從六陰陽與太乙外五岳四瀆土地所生草石骨肉心灰毛羽千類皆鞭問之得其所能治主當其五味一日七牛毒是神農本草經為辨藥之祖何以後人食唐宋以後之唾餘或取雜書附會鋪張之說及各氏臆斷邪說竟與聖經為難斯人也悔聖人之言吾有四字勸語曰庸惡陋方不可以為醫人鏡經謂當碎其碑汚其面正非過激之談

種子

門人問曰婦人何以無子曰婦人無子皆由經水不調經水所以不調者皆由內有七情之傷外有六淫之感或氣血偏盛陰陽相乘所致種子之法即在於調經之中前論已詳矣若經水既調身無他病而亦不孕者一則身體過於肥盛脂滿子宮而不納精也前人有啟宮丸一方頗超然修園最厭女科書排列許多方名徒亂人意究竟是二陳湯加蒼朮川芎六神麴香附之類不如直說出來更妙一則身體過於羸瘦子宮無血而精不聚也景岳有育麟珠極效然亦是八珍湯加兔絲子鹿茸霜川椒杜仲四味似亦不必另立名色也其有生女不生男者係以男人督脈不足陽不勝陰令其男人以鹿茸四具人參一兩遠志四兩兔絲子半兩醇酒為丸服之所謂得其要者一言而盡他書皆繁瑣而無當也

啟宮丸

時方

半夏製

蒼朮

香附略

四兩

六神麴炒

茯苓生研

陳皮

歸水

兩川

酒炒

蒸餅丸酒

下三錢服

本方又本

育麟珠

時方

鹿角霜

川芎

白芍

天生米

茯苓略

二

川椒一兩

人參二兩

當歸四兩

杜仲

甘草各一兩

免絲

地黃粉四

右為末煉密為丸如梧桐子大米湯無反酒送下

門人問曰婦人不能得孕或易於得孕可以診脈而預知之否乎曰陳楚良云人身血氣各有虛實寒熱之異惟察脈可知舍脈而獨言藥者妄也脈不宜太過而數數則為熱不宜不及而遲遲則為寒不宜太有力而實實者正氣虛火邪乘之以實也治法當散鬱以伐其邪邪去而後正可補不宜太無力而虛虛乃血氣虛也治法當補其氣血又有女子氣多血少寒熱不調月水違期皆當診脈而以活法治之務使夫婦之脈和平有力交合有期不妄用藥乃能生子也

門人問曰東垣言婦人經水甫淨三日前交者成男以精勝於血也三日後交者成女以血勝於精也七日子宮既閉雖交而亦不孕褚氏言血先至裏精以生男精先至裏血則生女道藏言月水淨後一三五成男二四六成女聖經言因氣而左動陽資之則成男因氣而右動陰資之則成女程鳴謙言精之百脈齊到勝乎血則成男血之百脈齊到勝乎精則成女此皆一偏之言不足以語乾坤陰陽之道也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亦惟順之而已然天命雖聽其自然而人事亦不可不盡敢問求嗣果有其法否乎曰袁了凡云天地生物必有細縕之時萬物化生必有樂育之候猶犬至微將受媾也其雌必狂呼而奔跳以細縕樂育之氣觸之不能自止耳此天然之節候生化之真機也凡婦人一月經行一度必有一日細縕之候於一時辰間氣蒸而熱昏而悶有欲交接不可忍之狀此的候也此時逆而取之則成丹順而施之則成胎矣

門人問曰婦科論種子繁雜無所適從而至當不易之法當宗誰氏曰宋駱龍吉有內經拾遺一書明人增補之內附種子論一首方三首卓然不凡論云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則偏陰不生偏陽不長理有必然者也然夫婦交媾而不適其會亦偏陰偏陽之謂也則以無子而誣於天命豈不泥乎間有資藥餌以養精血候月經以種孕育多峻補以求詭遇又求嗣未得而害已隨之深可痛可惜也茲幸拜名師於百年中而得有秘授焉一曰擇地二曰養種三曰乘時四曰投虛地則母之血也種則父之精也時則精血交感之會也虛則去舊生新之初也余聞之師曰母不受胎者氣盛血衰故也衰由傷於寒熱感於七情氣凝血滯榮衛不和以致經水前後多少謂之陰失其道何以能受父不種子氣虛精弱故也弱由過於色慾傷乎五臟臟皆有精而藏於腎腎精既弱弱之射者力微矢枉不能中的謂之陽失其道何以能種故腹地不發瘠種而大粒亦不長疏地調經養精之道所宜講也誠精血盛矣又必待時而動乘虛而入如月經一來即記其

時算至三十時辰則穢氣滌淨新血初萌虛之時也乘而投之如恐情實不開陰陽背馳則有奇效納之戶內以動其慾庶子宮開兩情美真元媾合如魚得水雖素不孕者亦孕矣此法應試應驗百發百中者也豈謬言哉及其既孕欲審男女先以父生年一支在下母生年一支在上後以受胎之月居中或遇乾坎艮震陽象也則生男或遇巽離坤兌陰象也則生女有可預知者焉嗚呼始而無子者非天也人自戕其天也已而有子者亦非天也人定可以勝天也

時方三首

廣嗣丸此方乃論中所謂奇

沉香 丁香 吳萸 官桂 白芨 蛇床子 木鱉子 杏仁 砂仁

細辛

右十味煉密為丸如綠豆大

固精丸

以下二方乃論中所謂

附子 大入味砂三錢淫紙包煨用一半

牡蠣 醋浸透鹽泥固濟候乾以炭三斤煨之

桂心 去皮

龍齒 當歸 酒焙

石菖蒲 煨去毛

山茱萸 去枝

烏藥 煨去枝

益智 去枝

杜仲 酒炒

牛膝 酒浸

秦艽 細辛

桔梗 半夏 湯洗

防風 川椒 合研

伏神 白芍

乾薑 炒

兩半

遼參 一兩

右二十一味

研糯米為丸取附子肉硃砂為衣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加至七十丸空心淡醋湯或鹽湯任下

增損地黃丸

治月經不調久而無子

當歸 二兩

熟地黃 鮮新

黃連 一兩

右三味

酒浸一宿焙乾為末煉

密為丸

桐子大每服五十丸至一百丸如經少溫酒下經多米湯下

外備方三首

五子衍宗丸

治男人精虛無子陽事不舉

免絲子 八兩

枸杞子

覆盆子 略四

五味子

車前子 各三兩

煉密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早米湯送下三錢時法以左尺虛為天一之水衰宜合六味地黃丸右尺虛為地二之火

衰宜合桂附地黃丸

兩尺俱虛為水火俱衰宜合十補丸余每用加人參鹿茸魚鱉各四兩或以黃耆一斤熬膏和

密煉為丸為效較速

長後男心典

按凡物之多子者久服之亦令人多子且免絲子車前子煮汁膠膩極似人精

故能益精而聚精

况又得枸杞覆盆滋潤之品以助之乎尤妙在五味子之收瀉與車前子之通利並用大具天然

開闔之妙亦時方之頗有意義者

修國於女科擇用數方之後必短註數語諸子讀之咸謂語短味長起而問曰脾

胃之藥以米湯送下正法也而治肝之劑亦用之者取震坤合德之義也治肺之劑亦用之者取土旺生金之義也治

胃之藥以米湯送下正法也而治肝之劑亦用之者取震坤合德之義也治肺之劑亦用之者取土旺生金之義也治

心之劑亦用之者取火歸土旺之義也惟腎處最下用藥宜速其下行若難以脾胃之藥恐逗留其下行之性濡滯於中而作脹前者時行之甚醫治一老婦評於方後云老年陰虛當以六味地黃丸為主而脾胃又須兼顧加入梗米八錢為脾胃雙補立法天子聞之而噴飯茲何以補腎諸丸而以米湯送下乎曰內經云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味者五穀之正味也扁鵲云損其腎者益其精精者五穀之精華也洪範論味而曰稼穡作甘甘者正味也世間物惟五穀得味之正但能淡食穀味最能養精矣凡云煮粥飯中有厚汁滾作一團者此米之精液所聚食之最能補精余於補腎各丸必以米湯送下者此物此志也若時醫以熟地黃與白朮粳米同用者則有毫釐千里之差耳

十補丸 治血氣兩虛先天之火水俱衰少年而有老態者 鹿茸 澤瀉 附子 肉桂 山茱 薯蕷 茯神

人參 當歸 白朮 煅密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早湯送下三錢此方與十全大補同意但十全大補湯從氣血之流行處着眼氣血者後天有形之用也此方從水火之本根處着眼水火者此是先天無形之體也二方之分別在此

新定加味交感丸 治婦人不育 香附法毛水浸一晝夜炒老黃色半斤 兔絲子一斤 當歸鹽乾 茯神各四兩 煉密為丸

如梧桐子大每早晚各服三錢米湯送下 次發男心蘭稟 按水與土相調則草木生脾與腎相和則胎息成免絲

子一物而備水土之氣故取之為君當歸能滋子宮之乾燥故取之為使至於香附按神鐵窠翁名交感丸其效詳載於內經拾遺中不待贅論

門人問曰轉女為男果有此法否乎曰於傳有之有令原婦佩極大之雄黃者有令着木夫之衣冠環水井而左旋三週面觀井中之形不令人見者又於床下暗存刀斧刀背向上刀口向下者密存雄雞毛羽於席下者吾亦姑臧其說而弗論之大抵厚積陰功廣行善事而不沒人善更為第一善事不必持齋祈禱定叶熊羆之占

女科要旨卷二

胎前

門人問曰金匱姙婦一門夫子之註甚詳恐難為淺學道也此外還有簡易之法賢愚可共曉否曰夫道一而已矣淺者自見其淺深者自見其深也金匱本於靈素後之高明者得金匱之一知半解敷衍成篇如今之舉業家取五經四書題

目作吳屬時文文無定體惟不失立言之語氣而合時文之法度斯得矣茲且從俗而言時法王海藏云胎前氣血和平則百病不生若氣旺而熱熱則耗氣血而胎不安當清熱養血為主若起居飲食調攝得宜絕嗜慾安養胎氣雖感別症總以安胎為主又云安胎之法有二如母病以致動胎者但療母則胎自安或胎氣不固或有觸動以致母病者宜安胎則母自愈江石山云凡胎前總以養血健脾清熱疎氣為主吾鄉稱為女科之最上者父子相傳不外此說而更深一步者趙養葵云胎前之繫於脾猶鐘之繫於梁也若棟柱不固棟梁亦撓必使腎中和煖然後胎有生氣日長而無墮墜之虞何必定以黃芩白朮哉乃此四節平易近人行道人不可不俯而相就毋取驚俗為也

門人問曰夫子引王海藏云熱則耗氣血而胎不安而朱丹溪謂胎前當清熱養血為主以白朮黃芩為安胎之聖藥立論相同而金匱治妊婦開章即以桂枝湯為首方且有太熱之附子湯溫補之膠艾湯不啻南轅北轍之異究竟從仲景乎從海藏丹溪乎曰海藏丹溪之論原從金匱常服之當歸散得來金匱之附子湯膠艾湯又與其本篇養胎之白朮散同義須審婦人平日之體氣偏陰偏陽豐厚羸瘦致病之因寒因熱病形之多寒多熱病情之喜寒喜熱又合之於脈而治之不可執一也

門人問曰金匱論妊婦開章以桂枝湯居其首其原文云婦人得平脈陰脈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名妊婦桂枝湯主之於法六十日當有此症設有醫治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則絕之各家所注非失之淺則失之鑿請一一明之以為一隅之舉曰金匱云婦人得平脈者言經水不行不可為無病之人而平脈乃為無病之脈診見此脈有喜出望外之意故曰得也其云陰脈小弱者以陰脈屬下焦尺部視上中二部之脈不過小弱小弱則非等於瀉為血滯之病脈此即內經所謂婦人有孕身有病而無邪脈之旨也其云渴不能食者以婦人所食穀味化為血氣下為月水今月水乍聚而欲成胎則中焦之氣壅實中焦者胃也胃病則懶於納穀故不能食胃病則燥氣偏勝故口乾而渴也其云無寒熱者症自內起不關外邪安有惡寒發熱之象哉故以渴不能食無寒熱七字為妊婦之確切真語也且云於法六十日當有此症者特為陰脈小弱一句自明其師古而不泥古之意內經云陰搏陽別謂之有子言陰尺脈旺與陽寸迴別難經云按之不絕者有孕也亦言按陰尺而不絕也今云陰脈小弱何以與前聖後賢相反至此而不知妊娠之初月水乍聚一月為一二月為胎三月為胎今在六十日之內其胎尚在將成未成之間下焦之血運於中焦而護胎則下焦轉虛所以見